

新長天

道 公

(藝 文)

第一
一
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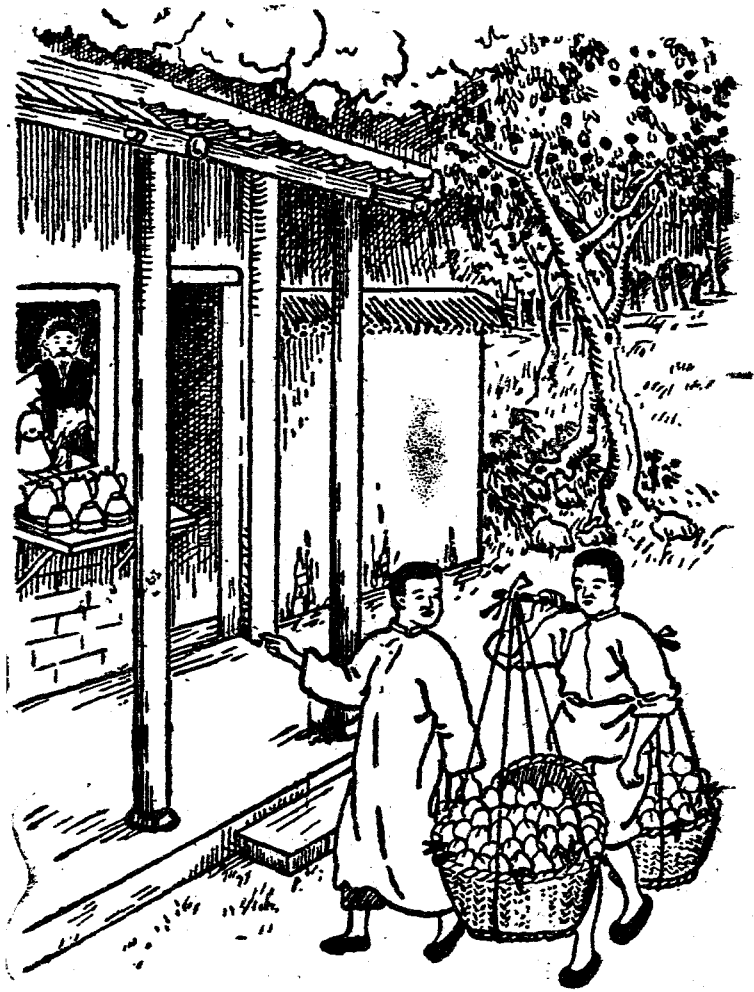


版出會進促育教民平華中

公道

王牛兒挑了好幾十斤新鮮水蜜桃，打算到城裏去賣。從他的王家莊，到城裏去，有三十多里地的長路；一個人挑了很重的東西，又走了很長的路，老年人不用說了，便是年輕的，也是覺得很受累的。

那天，牛兒的機會倒也不錯，離家上路，一會兒工夫，便遇着他的族兄文海：他是開雜貨舖的店東，三五天便要到店裏去辦貨，所以這長路，他是走得慣的。



兩人一路上，說東說西，倒也不覺得，已經走過又平又直的公路一大半了。

路傍有一所茶館。他兄弟二人，便進去休息休息；他們要了一壺好茶，坐在老楊樹的下邊，一片綠陰如傘，倒也舒服得很。人們經過了辛苦，才知道苦後的樂，若還沒有勞動的人們，他天天時時，都是休息，却不覺得有這種的樂；好像一個不走動的鐘一樣，失却他的本性，成了沒用的東西了。

這一座茶館，沒有字號，外邊看來，不像做買賣的，



但案上一堆的茶壺，和好些的食物，都是很乾淨的，那不是一間的茶館嗎？經過這路的客們，個個都知道，此處有一個好茶館，可以休息，都叫牠做公道茶館，好像這『公道』二字，就是他的字號。

牛兒便向他的族哥說：『這茶館真公道，茶葉也好，燒餅也大，餅麵的分兩，倒也十足，這才是名不虛傳。』他族哥說：『小兄弟，你年輕的人，還不知道牠的來歷呢，等我們上路，再慢慢告訴你。』說着他們便上路了，文海繼續的說道：

『牛兒你今年十九歲，這路比你長大一歲。我記得這茶館的老店東宋老兒，身子不高，一副和氣不過的臉孔，遇人總是問茶問飯的。』

『當年他請了四面各莊的人們，商議要修造一直到城裏去的公路；要辦這路的意思，一來，比本來的小路，可以少走十多里地，二來，鄉村的道路，是一高一低，很不平正的，我們種莊稼的農人，多半不是挑了東西，向城裏去，就是從城裏，挑東西回來的，就是從這村到那村，也都是—高—低的小路，無論人們，牲口，車

輛，都是很辛苦受累的，很不方便的。

『這公路的四邊，有十幾個鄉村，若使在農事休息的時候，一村派出幾個人工，和有限的銀錢，購買材料糧食和茶水，就可以興辦得來，不是很難辦和辦不了的。』

『當時那十幾個鄉村長，在宋老兒家中集議的，也有百餘人；他們以爲我們鄉莊人，沒有辦過這麼大的事，怕辦不成，也有人以爲自己時時要到城裏去，若還能夠來回少走二十多里地，豈不很方便嗎？所以也有贊成這辦法的，也有怕多事不贊成的，其餘多半是不說話的。大

家都沒有一定的辦法。宋老兒倒覺得十分爲難。

『後來有一位在土地廟裏教書的老先生，他是宋老兒的好友，也加入這個會議；到底他是識字人見識高，那老先生就說：諸位，你說東，我說西，鬧個不清，我看這樣的集議，一百回也是議不成的，不如請諸位中，有不贊成的起立，看是立的多，還是坐的多，那就有個辦法。』

『牛兒，你猜一猜，起立的人們有多少呢？那百餘人中，聽了這話，你看我，我也看你，就是先前說不贊成

的，誰也不敢起來；好像兩隻腳，都生了根，栽在地下，拔不起來。你說好笑不好笑？

『宋老兒，是個熱心的人，看見大家都不起立，那不用說，是贊成的了，喜歡得很，面帶笑容，說道：諸位，既是贊成這公益的大事，實在好得很，既是贊成，那麼，就要大家出力去做才好，不是一集議，就算這事已經辦成了，請諸位還要舉一位管事的頭目，才好辦事。』

『當然不用說，大家都樂得讓宋老兒做個主任。到後來，慢慢一天一天動起工來，說話却也容易，到底很費』

他老人家多少的辛苦和熱心，才得成功。

『在我們的莊裏，就是你的父親，偏不贊成，照例分任經費，你家應出五十個銅元，也不算多，你的父親，一定不肯出錢，說明就是公路做成，他也是不走的，那時我看王家莊的人，都派了工，都出了錢，只有你家一定不肯。我恐怕別莊人們說不三不四的話，就代付了。我才把錢交付過去，你的父親，倒得意得很，以爲這才是一個好漢。我却告訴他，休要再說這話了，好漢不是這樣做法的。古來無數的好漢，都是做人們所不能做的』

好事，那才夠得上一個好漢呢。

『過了一年的夏天，田裏的高粱稈，比人們還高；那天晚上，下了一陣大雨。你的母親，肚子裏有了你，就一陣一陣的痛起來了。人們都說，人人到了生日的那天，是應慶祝的，其實沒有想到，倒是母親頂受苦的日子呢。你是知道的，我們王家莊裏，沒有收生姥姥。那姥姥住在對面的村裏，離我們鄉莊，有五六里地。半夜三雨更，還不息，風也不小，你的父親跑到我店裏來，滿身都是雨水，借兩把雨傘，說請姥姥去。』

『我說：現在這公路的北頭再往東，就是那姥姥的家。你一向不走公路，是不懂得的。若走從來的小路，還要多走好幾里路，兩邊的高粱稈又高，風雨又大，那姥姥又是上了歲數的人，是不好走的。那時你的父親，大概也不便再多嘴了。』

『一會兒工夫，就請姥姥同來了，一進門，你也就出世了。若還沒有這公路，恐怕就來不及了。』

『第二天一清早，你的父親就來打門，一進門來，口裏就贊成這公路的好處，且將去年我代付的修路經費，』

也都還我。

『可見你父親爲人，內外一樣，心裏那麼想，嘴裏也就那麼說，很正直，又肯認錯，是他一生大大的好處。牛兒，現在你又這麼大了，光陰真快，你的父親去世已五年了。』

文海這一段的話，引得牛兒天性大動，想起他的父親，現出很悲痛的樣子。

文海抬頭一看，那城牆和城樓，都已現在眼前了。一片人聲，車聲，牲口聲，熱鬧得很。

牛兒說：『哥哥，你多早晚回來，我們再同路嗎？』
牛兒挑了水蜜桃，到很熱鬧的大街上去叫賣，沒有很大的工夫，也就賣完了；因為他家種桃的時候，選得好種子，所以他園裏的桃，又甜又大，人們都愛吃，賣得好價錢。

文海是辦雜貨的，東幾件，西幾件，費了半天工夫。
牛兒老在城門傍邊等候他。等了好半天，文海才來，一見牛兒，便說：『好一個有信實的弟弟，你等了很久嗎？』

牛兒怕他難過，便說：『我才到一會兒！』其實，牛兒已來了有三點多鐘。

兩人又一路同走。

牛兒平日遇事，都要問得情由明白才高興，便向文海道：『後來宋老兒怎麼樣呢？』

文海說：『牛兒，好弟弟，你原來等我，是爲愛聽這一段故事嗎？』

牛兒笑盈盈地，也不言語。

文海說：『我再告訴你，宋老兒家是前邊村裏一個吃

得過穿得過的人家。他一生就是愛做公益的事情。他到三十多歲，還不識得字，後來做得事一天多過一天，覺得不識字有種種的不便。他聽人說，城裏有一處平民學校，就是上了歲數的人，也可以學得的，他就借住城裏朋友家中，讀了半年書，畢業才回來，也會寫信，也會看報；天天無事的時候，他老人家就把報上的新聞，說給大家聽。他爲人又謙和，所以大家格外的同他要好。你記得那茶館對門，有一所平民學校，也是他提倡辦的。

『到後來，這公路完工，他就在路傍，蓋一所茶館。公

路的兩傍，都植了好些花果樹和楊樹。他說：楊樹長得快，最陰涼不過。那花果樹，一來，生了果子，就好賣錢，留下做養路的經費，一來，果花開的時候，既好看，又好養蜂。所以他家養的蜂真不少。

『前幾年，他老人家就死了。牛兒，你看那路北一堆小土山，就是他老人家長久休息的地方。這一個公路，是十幾村的人們必由的路，天天來來往往無數的人們，都很贊美這路辦得好；他老人家的大名，也就在人們贊美的聲中，提了出來，長留不滅。宋老兒，可算不空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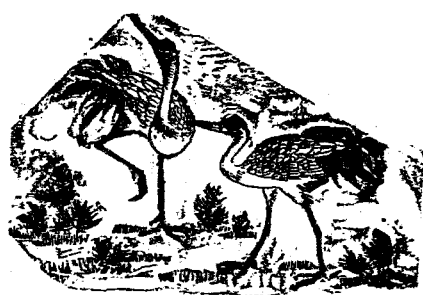
一世了。

『後來人們，都想慕宋老兒的好處，不約而同，也都叫這茶館做公道茶館，做個我們十幾村的模範。裏頭還有二個的意思：一個，公道和公路，是一樣的意義，還有一個，就是贊美他平日做人的公道。』

『這茶館的生意，非常發達，因他向來公道，所以人們對他，也格外的相信，有時就有點不好，也都是客氣得很，不會說起動氣的話。可見公道二字，實從人們的良心裏，自然發生出來，不是可以強迫得來。』

牛兒遠遠地，看見他的母親，站在門外等着他，就向文海說：『哥哥，再見了。』說完，那兩隻腳，就如飛鳥一樣，跑向他親愛的母親那邊去了。

文海看見這樣光景，十分滿意，口裏還說：『好牛兒！好弟弟！』回頭一看，夕陽的光線，還有一點掛在樹上，天空中，有一陣的老鴉，都唱着如意的曲兒，送他回家去，四邊慢慢地，也黑起來了。



中華民國十八年六月
廿一年七月

公道一冊

初版
再版

定價大洋二分五釐

著者

林大椿

校訂者

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
平民文學部

陳筑

山瞿菊農

熊佛

西熊子滌

趙水

澄謝剛主

堵述

初

出版者

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

印刷者

中華書局

發行者

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
石駙馬大街二十一號

實用
本
翻印
必究

